

# 跟田雨生主任談生死

親愛的田大學長：

2005年3月15日

三月天還下雪，台北這幾天真是冷斃了！冷冽的空氣吸進肺裡一陣刺痛，綿綿陰雨更讓人出門怯步，最好窩在家裡喝熱茶看閉書。

「最後一堂星期二的課」是我第二遍看。第一遍是在前年冬季，罹癌的玲玲向我推薦這本書，藉著它，我開始走進玲玲的世界，向她學習死與生的課題。再讀它的時候，玲玲已經過世七、八個月，我的生活也湧進新的挑戰，心智上更有一番歷練。我渴望此書能再幫我沉澱一些胸中疑惑、腦內迷思。

而這時，你口中傳來母親病危的消息，你說你並不怕死，又說你看開了，可是我卻聽出你話中的不確定，是你想掩飾內心即將失恃的憂惶與悵然吧！  
痛失父母，墨瑞形容那種感覺可比痛失「精神上的安全感」。怎麼說呢？因為你知道你的父母總是在一旁守護著你，無條件的關愛，無條件的照顧，而我們人子總也是完全放心的接受寵愛與呵護。一旦這雙庇蔭的羽翼折損了，就再也沒人會無私無怨無悔的接納人子了。這種「精神上

的安全感」沒有別的東西可取代、可填補，金錢不行，名聲不行，工作也不行。

這個過年，我花了九天時間陪我父親。他見我老是咳嗽，執意要我吃他備存的藥。我向他解釋並非感冒，而是以前甲狀腺開刀傷及喉返神經的後遺症，些微刺激就會激發咳嗽。我以為經我解說了他就釋懷，可我每咳一次，他就進房翻箱倒櫃一次，攪得我心煩。惱怒之餘，我好像又回到兒時，父親是頂天立地的莊稼漢，我不是什麼解剖學博士，父親也非垂垂老矣，我只是父親眼中的嬌嬌女！

我母親逝去3年了，沒有一天我釋懷過，沒有一天我不想念著她。就像現在當我的文字一提及她，眼淚就自然的滾落，喉頭哽咽到痛苦難當。就像書中的墨瑞老教授，終其一生都珍藏著醫院拍來的母親死訊電報，對於一個八歲喪母的男童來說，那是他唯一能長憶慈母的方式。而對於孩提失怙的你來說，母親是你成長的倚賴重心，感情必定濃厚，又怎肯輕易放手？  
恰當聽到我又看了一遍「最後一堂星期二的課」，臉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，她說此書給她的總體概念就是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」吧！我搖了搖頭，笑稱：妳太年輕了！

墨瑞說他擁抱年老，理由很簡單，因

為你年紀愈大，就懂得愈多。

如果你一直是

25歲，你就一直會

像25歲那麼無知，那麼不懂生命，那麼缺乏

智慧。年老並不只是衰老

，它是成長。它不只是你年

復一年接近死亡的消極面，

更是你瞭解到死亡逼近的積極

面，因為你將因此更懂得好好

過活。你想重新來過嗎？你媽願

意重新來過嗎？如果答案是肯定

的話，那就代表你沒有找到自己

生命的意義，否則你應該會渴望

繼續向前，會迫不及待想看自己是

否達成預設的人生目標，會等不及

想看看自己蓋棺論定的德性。既然如

此，就放手吧，死亡是人生繼續向

前的必經關卡，你母親可不想你們

絆住她的行程。

我年輕的歲月，大體來講，有

自卑有奮鬥有掙扎也有辛酸，有時甚

至是很悲慘的感覺，但是大多時候，

也是充滿活力、夢想、光明、美麗和快樂。你想我會願意重新來過嗎？絕對不想。周旋在每個階段的對立面衝突，甩不掉的孤離與虛無感，想方設法擺脫年少的無知，費力的自我定位與找尋人生方向，單是這些，想來就讓我心驚肉跳、忐忑不安。我可不願每天醒來就像待宰的羔羊，全然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與生活。

我已經是坐四望五的人了，如今我已學會專注在生命中擁有的種種好東西上面，而不去空想那些已失去或未擁有的事物。常常朋友好似見不得我的「清明」，談到任何私事，總愛挑釁的加上一句：「妳一個人……」他們到底想幹嘛？刻意想點出我的缺憾，好讓自己獲得某種平衡感嗎？我的確長期處在獨居狀態，但你知道嗎？我可能比多數人更懂得享受感情與親情生活呢。不要跟我吹噓兩人世界有多美好，我不是沒有去過，我知道那裡頭充滿考驗，有幸與不幸，需要大量的容忍、犧牲、努力和智慧。我會經或現正和許多人進行深刻又親近的交往，那種豐碩和盈滿，又豈是陷溺在私愛捆綁中人所能領略的。

一怎麼想、怎麼看重人生，卻要自己去選擇。你不能讓任何人或任何社會，為你決定這些大事。」

你知道我有多痛恨手機文化嗎？它五光十色、吵嚷叫囂的混進了我們的生活，駕馭著我們的分分秒秒，撕裂了我們固有的人際關係，而我們卻把它奉為「時代的最高文化」，忍受著它卻又緊緊擁抱著它。我才不上當呢。科技是拿它來巧用的，不是被它奴用的。一向在星期假日或傍晚六點過後，我定規關掉手機，跟朋友聚餐談心也通常不帶機，參加會議更是不開機。我拒絕「白目者」隨意闖進我的私生活，打斷我和朋友的交心談話，干擾議事殿堂的進度與莊嚴。有什麼「文化會比我的次文化更前衛？若說我的思想太落伍，我還說別人的生活太可憐了呢！

去年我跟一位學生家長有段算是頻繁的聯絡，當她獲悉我的手機遊戲規則，居然說：「妳太幸福了！」什麼意思？我聽不懂。是說她身陷酬酢疲於應付？還是說我離群索居要酷要帥？或是沾沾自喜於自己的交遊廣闊？但是從手機傳來的話語，短促、寡情、斷頭斷尾，我不相信會有多少人喜歡與她電話交流。以前沒有手機的年代，我們是怎麼過過來的呢？為什麼我們隨便就揚棄了幸福的日子，也要逼著人家跟你一起不幸福？

許多憂心忡忡的智慧長者不斷大聲疾呼。黃崑巖教授在「談教養」一書中說：「『世代對人類的團結並不是沒有貢獻，

但在另一方面卻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近身接觸機會，這帶來一個隱憂，在某些層面上，人際溝通正走向更加式微，國人的教養必定會愈形難求。』

時代會有許多大不擅長人際溝通，只善於凝視螢幕而消耗時間，他們的談話對象是沒有臉孔的網友。『時代化』是一個改變不了的潮流，但跟著來的「去人性化」又是一股擋不住的「力量。」

近身接觸的人際溝通到底有多近？是四目交投，是全神貫注，當下就只有你和我眼前的人同在。來找我的有些學生，同我聊天吃飯的有些朋友，輪到我講話時，他們的眼神就變得飄忽，腦子裡不知轉些什麼念頭，或者突然插入話題，讓我覺得被唐突、不受尊重，也讓我覺得索然無趣。也有的人太過自我，喋喋不休，沒有心思關切己身以外的世界反應，把別人的看法全擋在主觀之外。所以我的次文化又多了一條遊戲規則，如果你做不到全神貫注與我四目交投，那麼就不要上門來浪費彼此的時間吧！

如今我的生活是愈趨單純了。我像墨瑞一樣，對於簡單美好的感官饗宴入迷，像是閱讀、音樂、電影、交談、咖啡、品酒、烹茶、食物、慢跑、踏青……在梅雨季節的台北，我常是家中一窩就是數天，足不出戶的，只要冰箱有足夠的食物，只要手頭上有一本好書。三月以來，天氣奇冷，朋友打電話來總要抱怨被老天糟蹋的週末。我說這種天不就是上帝的賞賜嗎？

# 小藍的信

不用絞盡腦汁去決定哪個旅遊景點，不用搞得渾身溼漉漉的，剛好名正言順的盡情在家讀書，你們不是常說自己忙得沒時間沒心情看雜書嗎？

墨瑞說：「我們整天忙著以自我為中心，關心事業、家庭、賺錢、還貸款，我們忙著千頭萬緒的瑣事，讓自己這樣過了一天又一天。所以我們不習慣退後一步，冷眼旁觀自己的生活，然後問一句：人生就是這樣嗎？我要的就是這樣嗎？是不是少了些什麼呢？」去年，在醫院陪著生大病的玲玲，我有很多時間做深度的省思。對於錢財，我在「關於愛的十二堂課」裡跟讀者發誓：當死亡屆臨，我會將身外之物全數布施出去。自此，我辭掉了逢甲大學的兼課，也擋掉了許多賺錢的機會，既然「死不帶去」，又何苦「生去求來」呢？人生在世，「愛」、「時間」與「天賦潛能」才是值得你布施的最珍貴資產啊！

我逐漸把時間投入更多在「關懷周遭」、「與心靈成長」上。和親人團聚、陪父親散步、跟朋友會餐、與學生談心、同人群交往。我也花很多時間寫下內心感動，跟許多人一起分享。我在想，當我死去，世人不會因為我布施金錢的多寡而將我定位，我卻會長存在曾經被我打動的心中。

去年有位醫師朋友遁入更深層的靈修天地，很多轉變都在去年發生。我一時之間很難認同他的抉擇，但慢慢的我也接受

了，習慣了。在「心靈成長」的這條路上，有人選擇擁抱自己，有人選擇擁抱群眾，各有各的平安與福報，也各有各的掙扎與孤寂，但無論如何，只管擇真善而固執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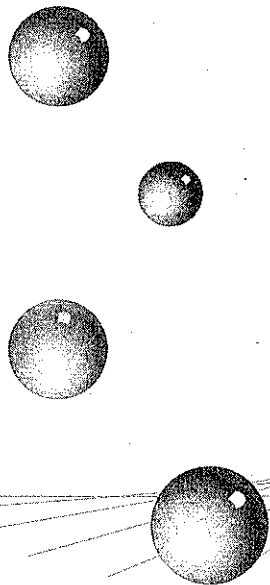
回想起來，母親離世時，有些事我做對了，有些事卻錯得離譜。那時，我對死神的冷酷無情，實在是太懵懂無知了。我真到還在安排實驗室的研究進度，我以為遠離病床就可忘卻她的降臨。但是死神恥笑我妄想與祂討價還價，並且不屑我對母親採取剛強冷硬的態度，於是祂用短短30天的時限來教訓我一相守機會稍縱即逝，不珍惜即飲恨終身。這也是為什麼我在上封電子郵件中，如此叮嚀你：「要好好的陪她最後一段，好好的去感受每個過程，不要做讓自己以後想起來會後悔的事。」

你的母親並沒有死，就像我的母親，她們都會活在我們子孫的記憶中。這是真的，我從來不覺得我母親死去，因為她就活鮮鮮的陪在我的腦海裡。她說過的話，她的歌聲，她燒的茶，她走路的姿態，她身上的氣味……

我父親是屏東鄉下昌隆國小第一屆畢業的，母親是第二屆，家中子女八人，我是老么第8屆，所以說我們全家5人都是昌隆國小的校友。這次回老家過年，國小的文化走廊展示了歷屆存留的學童生活及

畢業團體照。父親是窮小子，沒錢拍照；母親是地主女兒，穿著得體端莊。生平第一次瞧見童年的母親，十來歲就出落得美麗大方，當我跟她四目相對，那真是：夢裡尋她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啊！

【附註】寫這封信的時候，才知道田主任的母親已在3月8日平安往生，並將於3月19日（禮拜六）依天主教儀式辦理告別式。願田伯母在天國安息，願田主任輕安自在。



# 寫在

## 醫學系通識課程之我見

### 師生座談會之前

2004年12月19日

親愛的同學們：

百忙之中，大家抽空來見面、會談，真是惜緣與惜福。尤其，放射科田雨生主任與核醫科李永康主任也共同來主持會議，更讓我信心十足，預計今晚「醫學系通識課程之我見」的師生座談會一定生動與充實，同學的意見和建議，由交流而產生的共識，也必定能夠推動這一波醫學系通識課程的改革熱潮。

系學會會長蘇俊郎同學非常關心學弟妹，懇請我寫一封「會前信」幫大家打氣，也算是讓今晚不能來參加座談的同學，稍減向隅之憾。說實在的，自從接任了副系主任職務，我彷彿置身於「五四」或「文革」，天天過著澎湃洶湧的日子，教改的呼籲聲聲告急，腳步之大之速，感觸之深之多，簡直可以去寫小說或拍連續劇了！所以，若說我沒有什麼可跟大家分享的，那肯定是在騙人，只是有些話只能藏在心底，不宜說也不可說。但是，還是有很多話可以大聲的講出來，那麼就以這兩週與學生家長的互動開始談起吧！

12月9日，一位一年級同學的家長，

專程由北南下到校關切孩子的學習情緒與生活概況，我雖然不是孩子的導師，但也受副校長之邀，大家一起碰面寒暄。那位家長送了與會的老師們每人兩本書——『QBC！問題背後的問題』以及『管理聖經』。QBC是一本輕薄短小、言簡意賅的隨身書，從2004年1月初版迄今，一直位居暢銷書熱門排行榜前三名。這是一本談「個人擔當」的小書，非常值得大家買來看、隨時看、反覆的看。

列舉書中幾段發人深省的句子如下：

1. QBC (The Question Behind The Question) 的精髓是：當問題發生時，藉由提出更好的問題（例如以How取代Why來發問），當下做出更好的選擇。那麼，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將離你不遠了。
2. 「個人擔當」的意義是：每個人要為自己的思想、行為及其產生的後果承擔起責任。「個人擔當」的重點不在改變他人，而是先改變自己，進而改變現狀。
3. 我們全在同一個團隊裡，如果我們經常爭吵、謾過、抱怨、推拖與對抗，只會內耗組織的生命力。有擔當的人責怪誰呢？誰都不怪，包括自己在內。
4. QBC的終極目標就是「行動」！

所以，實踐「個人擔當」的方法是：先修煉自己的人格與思想，接著問比較有建設性的問題，最後反求諸己、付諸行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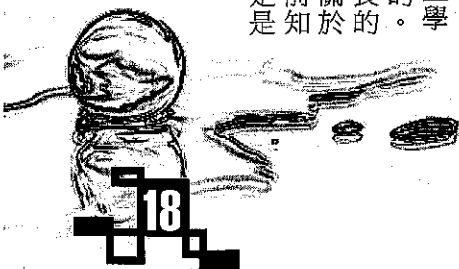
5. 即使行動導致錯誤，卻也帶來學習與成長。行動的結果是問題解決，不行動則是充其量維持現狀，甚至停滯與萎縮。行動需要勇氣，不行動往往表示恐懼。行動建立信心，不行動助長懷疑。

6. 無論扮演哪種角色，都有人正在觀察、仿效我們的所做所為。所以，做榜樣是你我的責任。只要你實踐「個人擔當」，決定做出正向的貢獻，只要用領導人的角度思考，每個人都可以是領導人。

總結以上，我要用自己的語言做個註腳：「樂觀的人，總是充滿正能量；負面思想的人，總有辦法讓自己更悲慘。」一寫在『關於愛的十二堂課』裡。或者也可以這麼說：「A man, s character is his fate。」

後來在12月13日，我收到一封醫五學生家長的短簡與自製聖誕賀卡，匿名的。從字裡行間，我猜是出自一位害羞善良的媽媽之手。她說一遍又一遍的讀著『關於愛的十二堂課』，總是淚眼婆娑，以前知道的我是學生超怕的老師，想像中一定是

# 小藍的信





變漂亮一些！」

不知道爲什麼，兩位家長的動作，一位贈書，一位來信，同樣是關切自己孩子的受教環境，卻給我不一樣的感覺，很微妙的，卻可以明顯區分開來。贈書與信函，除了想與對方分享心情和經驗外，有時潛意識裡也會向對方暗示期許和要求。不知道爲什麼，我的感覺是前者彷彿在跟我說：「你們要有擔當！」後者卻在安慰我：「我們一起來擔當！」

自從我做了這樣不同的詮釋之後，這個思維不斷困擾著我，也讓我愧疚萬分。會不會我解讀錯誤了？會不會我太過敏感了？當把自己折磨到一定程度之後，我決定不再花力氣去分析這種無從證實的事，

一板一眼的，但是從書中卻看到了我柔性細膩的另一面。最後謝謝我在學校裡努力教導小朋友們，並隔著鐵道拍下校景製成卡片，說：「從建國南路的角度看過去，學校好像有

我決定拿出OBO精神，很誠實的告訴各位：「中山這個大環境永遠不會變得更好，除非你當下就做出更積極的抉擇，提出更有效的問題解決之道，並且做個有擔當的人，問自己要如何盡最大的力量來支持中山這個團隊？因爲我們都是這個組織的一份子，她的向上提昇或是向下沉淪，都是你的責任，都是你的傑作！」

OBO一書中說：「相信，否則就離開。」所以我也要很勇敢的告訴各位：「如果中山真的那麼爛，真的不能做爲我們達成人生目標的媒介，那麼就冒險離她而去吧！你在這裡真的如此絕望、不快樂，那又何必繼續待下去呢？」我進中山快滿七年了，事實上，無論別人怎樣唱衰她，她還是一步一步艱困的往前挺進，有時快些、有時慢些，完全取決於大家的危機意識有多清楚、團隊精神有多強化、集體擔當的意願有多高昂。如果，你有某種不可抗拒的因素，必須要在她的羽翼下痛苦的成長，那麼即日起，停止交相指責吧！選擇「留下」，就必須大家一起打拚，就要相信她必能變好，否則就請離開！

OBO書中的祈禱文是這樣寫的：「願上帝賜我平靜，接受我無法改變的人；願上帝賜我勇氣，改變我能改變的人；願上帝賜我智慧，了解那人就是我。」我想把它說得更白話一些，並加入另一段祈禱文：「願上帝賜我平靜，接受我無法改變的人；願上帝賜我勇氣，改變我能改變的人；願上帝賜我智慧，了解第二段句中

的人」就是「願上帝賜我熱情，憧憬並改變我能改變的事。」

底下我要告訴各位自己親身經驗的三則小故事。

第一則：民國70年，我考上國防醫學院解剖所碩士班，當時我年紀已大，事業小成。一位剛拿到Ph.D.、回國任教的年輕副教授（姑且稱他A君）對我的生涯抉擇很不以爲然，他告誡我：「等妳拿到Ph.D.時，教職缺都被Occupied了，妳根本不可能找到理想工作的，何必放棄現有事業，做如此冒險的投資呢？」我不敢頂嘴，只在心裡回他：「那你又何苦要你兒子上學呢？何不現在就訓練他擺地攤、求生計？若我以後不可能找到理想工作的話，你兒子還會有機會嗎？」數年後，我取得了Ph.D.，試著去應徵台北護理學院的兼任助理教授職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我在應試會場碰上A君，兩人成爲競爭對手，而且最後由我脫穎而出。真夠諷刺的，不是嗎？講到此，我不禁想到OBO書中說：「在做了更好的抉擇、提出更好的問題，並做個有擔當的人之後，其實，最大的收穫是自己對自己的觀感。」

第二則：我剛進台大解剖研究所攻讀Ph.D.時，一位學長（B君）一直在我面前數落我們共同指導教授的種種不是與無能。那時我簡直是信心徹底崩潰，第一次明白「憂鬱症」爲何物，就是整天整夜整個心思迴旋在鬱結的陰谷，走也走不出去，快要窒息而死。最後我逃回鄉下找我老爸，父親倒是一語驚醒夢中人：「是你



# 小藍的信

在修學位，關學長什麼事？指導教授的影響力是有的，但不是絕對，大可不必劃地自限，指導教授可幫也可不幫，反過來說，也不是只有指導教授能幫，最重要的還是自己要幫自己找到出路。旁人可以不負責任的隨便亂說話，自己也可以選擇不聽、不受影響，如何分辨、過濾與篩檢，那就要靠自己的歷練與智慧了。」後來，我拿到教育部國外留學獎學金，前往新加坡大學接受為期一年的英文寫作訓練，彌補在台灣修學位的受教環境不足，最終以發表一篇論文畢業，並跟所有指導教授情同父女、情同好友。反觀○君呢？任教期間，一間學校換過一間，他總是幅射著負面能量，讓我想接近又怕被焚身。其實我是很尊重他的，他具有相當迷人的群眾魅力，但我始終只能遠遠的觀察、欣賞著他。我們難得碰面交談，但每回總免不了以毫無交集的激辯收場，而我又要得憂鬱症好長一段，真是不敢領教了！

第三則：民國83年，我一到中山醫學系解剖科任教，就有人搶著來告訴我中山快倒了，負債○億，快發不出薪水了。其中一位老師（○君）更是苦口婆心要我留意其它學校的教職缺，能走就走，中山絕對不值得我替她賣命。○君是正人君子，我絕對不會懷疑他的話語和心意。可這個人偏偏相信緣份，更相信上帝的旨意，於是我決定把自己固定在電腦前編寫授課講義，把一切的疑慮和不安隔絕在實驗室之外。三年半過去了，中山沒有倒，居然還升格為大學，醫院也沒有倒，業績還逐

漸由黑翻紅，而我也接任了科主任，展開行政上的參與和歷練；然而，○君卻因學校改革政策必須落實的關係，提前退休了。○君離開時，我沒多做慰留，因為我奉行：「相信，否則就離開。」有一天，當我不再相信，我也會頭也不回的離開，我也不希望別人用人情來繫絆我（我喜歡武俠小說的一句慣用語：快意情仇！）。如今，又一個三年半過去了，我成了你們的副系主任，更深入行政工作，更能為學生做事，雖然我的內心不時的在掙扎、在搖擺，但我會牢記一流領導者必備的四大要件：（一）誠實；（二）具備願景；（三）鼓舞士氣；（四）能力卓越。

好了，故事講完了，花了我七個鐘頭。會長蘇同學囑我寫這封信時，我不是沒有拒絕與推拖，想想看，一個難得的週末又要泡湯了，而且讀信人也不見得有興趣，搞不好還會惹出無謂的爭端呢？但是，我若任憑這些負面思想不斷啃噬我，既鬱卒又白耗時間，倒不如打開電腦敲下第一個字鍵吧！七個小時過去了，想說的話都說了，胸懷也舒暢了，重要的是白紙黑字，不再只是內心的吶喊與腦袋的空轉。透過七個小時的成果，至少至今今晚會感動一些人吧！會激起一些奮起的力量吧！雖然我的「S」助間神經又在隱隱作痛，但此刻我是高興的，因為我總算完成了週末的功課，可以向蘇同學交差了。這也算是一個人擔當的體現，不是嗎？

